

THE SCENE

献给共和国反腐律政风暴

根本利益与根本腐蚀之间——



长篇人际关系问题小说

辛娟 / 著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场面

The Scene

辛娟/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场面/辛娟著.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2004.1重印

ISBN 7-5387-1793-5

I.场… II.辛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065562号

场 面

作 者:辛 娟

责任编辑:刘德来

责任校对:陈华利

装帧设计:老 家

出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
社址: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

邮编130021 电话:5638648

发行: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

印刷: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

开本:880×1230毫米 1/32

字数:293千字

印张:12.12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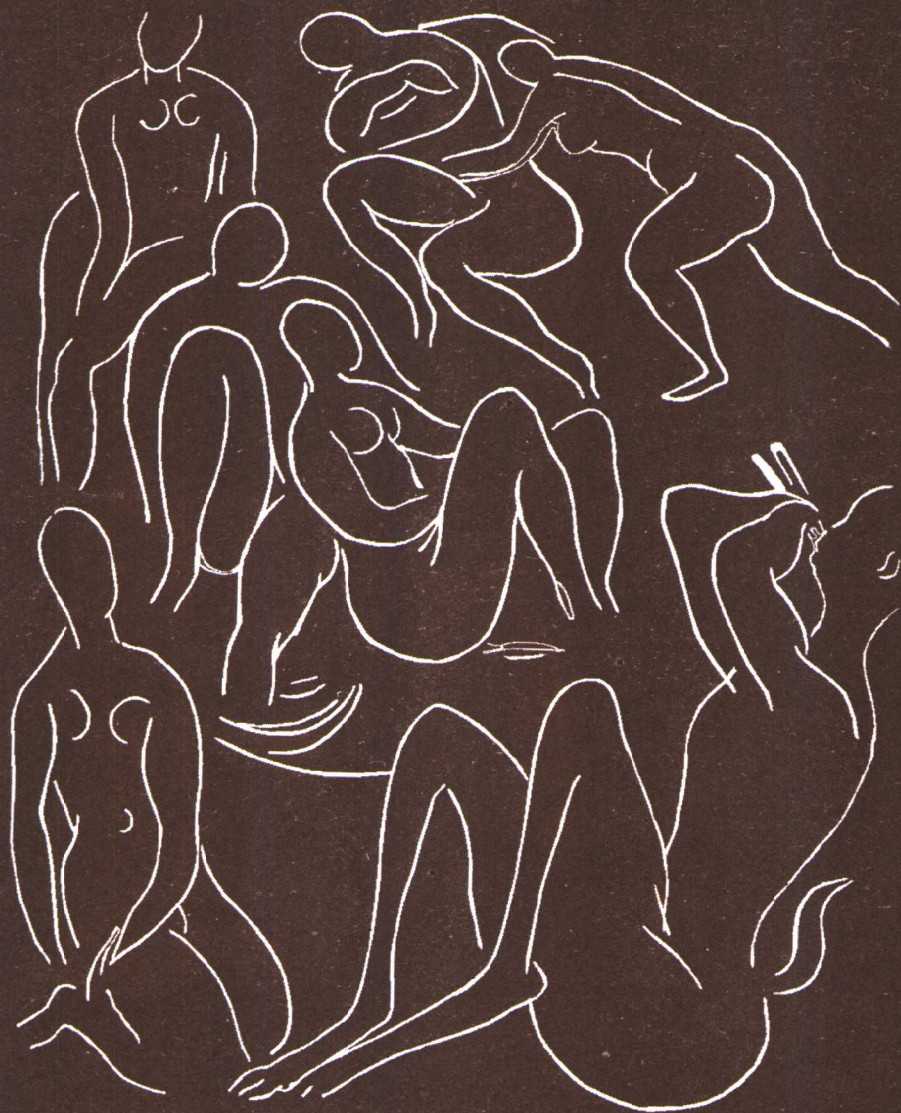
版次:2003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次:2004年1月第2次印刷

印数:5001册~8000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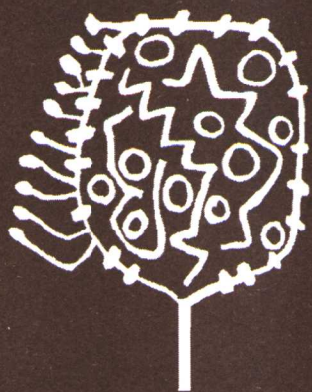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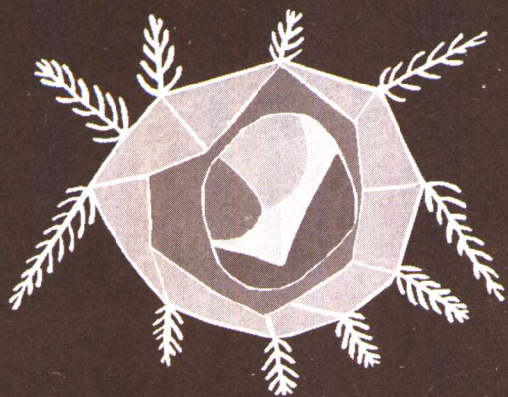
书号:ISBN 7-5387-1793-5/I·1697

定价:26.00元



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膾

——《红楼梦》



假作真时真亦假 无为有处有还无

——《红楼梦》



世人都晓神仙好 惟有功名忘不了

——《红楼梦》



世人都晓神仙好 只有金银忘不了

——《红楼梦》



世人都晓神仙好 只有姣妻忘不了

——《红楼梦》

目

录

第 1 章	/	1
第 2 章	/	36
第 3 章	/	61
第 4 章	/	99
第 5 章	/	133
第 6 章	/	161
第 7 章	/	182
第 8 章	/	212
第 9 章	/	241
第 10 章	/	278
第 11 章	/	299
第 12 章	/	316
第 13 章	/	340
第 14 章	/	358



第 1 章



THE MEAN

林春发的妻子王继红在给丈夫洗衬衣时，意外地发现纽扣上缠着一根女人弯曲的长发，于是，她对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打了折扣。

现如今，儿子就要上高中了，她也步入了中年，失去青春、美貌，身体日渐发胖。她变成了一个毫不引人注目的女人，心里已有些底气不足。丈夫自从当处长后，常以在外应酬为名，每天总是回来得很晚。她曾经怀疑过丈夫可能有外遇，但毕竟没有证据。但转念又一想，恐怕不会吧！他俩是患难夫妻，按说是能经得起考验的。

话是这么说，但自己一直留着短直头发，而丈夫纽扣上缠的却是一根女人长髻发，它显然不是自己的，可又会是谁的呢？虽然一根髻发并不能完全说明什么，但她的心里却打上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号。

从此，王继红对丈夫体贴入微、关心备至，同时也开始留意起来。

这一年，春节不久，因闰月倒春寒却下起了雪，周末时分，林处长晚上不到7点就回到了家里。妻子马上迎上去，先给丈夫拍打身上的雪花，然后又端来一盆洗脸水。

林春发洗完脸坐下不久，妻子就端上了一碗热腾腾的粘面。林春发边吃边看新闻联播。吃罢饭，他斜靠在沙发上，跷着

二郎腿，说：“还是家里好，饭可口，老婆服侍得到位啊！”

妻子端来热茶，看着丈夫不失时机地说：“既然家里好，以后下班后就早点回家，不要总是三更半夜才回来。”

“没办法，工作忙嘛。吃人家的饭，就得受人家管，身不由己啊！”

“我不明白，晚上还忙什么工作？”妻子微笑着说。

“吃饭，喝酒，应酬呗！”

“虽说，你们吃的是公家的，喝的是公家的，但胃是自己的。整天大鱼大肉地吃，大杯大碗地喝，这胃能受得了吗？”

“你以为我喜欢应酬啊？为了事业，没办法呀！哎！这年月，做人难啊！没有人请吃饭的人难过，有人请吃饭的人也难过。天天在外吃大鱼大肉，山珍海味，谁的胃能受得了？没办法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嘛！再说了，吃饭也是工作需要嘛！有人不理解，说干部大吃大喝，好像谁还愿意天天在外吃喝似的。说实话，我就算走到天南海北，最爱吃的还是你做的家常便饭，特别是你擀的那碗粘面，胜过一切名吃大菜。”

其实这是骗人的鬼话。男人大都喜欢应酬并善于应酬，应酬是个体面的幌子，他们能把许多荒唐事做得滴水不漏，几乎不留蛛丝马迹；他们游刃于风月，乐此不疲，然后在愤愤不平的女人面前做无辜和委屈状，说他真得很腻味应酬，但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

妻一边收拾屋子，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和丈夫说着话。

林春发从背后看见妻的头发变得稀薄了，且失去了光泽。刚结婚那阵儿，妻子年轻美貌，一头乌黑的长发，现在却面容憔悴，稀疏的短发用一个橡皮筋套在脑后，原本就大的眼睛，因为脸庞的消瘦显得更加醒目了，原来白皙柔嫩的皮肤也变得蜡黄粗糙了。繁重的家务耗尽妻的精力，妻已失去往日的风采。林春发不禁对妻子动了怜惜之情，岁月无情，年龄不饶人啊！这一

刻，他突然想起了她，自觉不自觉地拿妻和她比较。自从他在外面有了她后，他觉得自己背叛了妻子，好像犯了罪一样。可转念一想，自己不到40岁，精力旺盛，妻已不能满足自己了。相比之下，她年轻、漂亮，有的是精力，更适合自己。这样一来，他觉得自己也没有错了。正在心猿意马之际，妻子问：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我在想你也该化化妆了，换个发型，不要总是不施粉黛，素面朝天了。也该买上两件像样的衣服了，常言道，‘佛靠金撑，人靠衣装’嘛。”

“我现在的头发不长不短，总往脖子里钻，很难受，我就随便找个橡皮筋扎了起来，明天我就去理发。”

林春发自从“肥水流了外人田”后，总感到很对不起妻子，加上好久没跟妻子亲热了，便对妻子说：“今晚我看也没有什么好电视，咱们还是早早上床睡觉吧！”妻子点头应允。

夫妻俩刚躺下，林春发的传呼机就响了。他拧开台灯，一看是她打来的，就说：“睡吧！天气预报。”

待重新躺下时，传呼机又响了。林春发知道她任性的脾气，只好坐起来，再次拧开台灯，拿起电话：“喂，谁打的传呼？”

“喂，是我。”话筒那边传来女人的声音。

“打错了。”林春发口气生硬、表情严肃，他挂断了电话。

林春发放下电话后，对妻子说：“真讨厌！晚上让人也不得安生。是一个‘陌生人’打错了传呼，睡吧。”

再次躺下后，林春发对妻子最初时的冲动已荡然无存了，妻也很知趣。

一阵久久的沉默之后，林春发起来披上衣服对妻子说：“去趟洗手间。”

妻子明白他是丢心不下那个“陌生人”，一准儿是找托辞去回电话。

林春发走进卫生间，反锁上门，拿出手机拨通了她的电话。

“喂，你在哪儿？有啥事？明天说好吗？”

“我在红玫瑰酒店，我现在要见你。”

“不行，明天好吗？”

“不，我不嘛！我要你现在就来陪我！”

“媳妇在家，没正当理由，出不去。”

“你要想出来，还怕找不到理由。我给你传呼机打上‘王局长让你速到局里开会’的字样，你不就可以出来了么？”

“好吧！你等着，20分钟后，我一准儿到红玫瑰酒店。”

“快点啊！”

林春发回到卧室刚躺下，传呼机就响了。他看后对妻子说：“王局长打来的，让速到局里开会。”然后立马穿衣翻身下床。王继红翻了个身，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柔声地说：“去吧！不过夜里冷，穿厚点，小心着凉。”妻的话让他感到有一股暖流涌向全身，作为回报，他在妻子身上轻轻地拍了两下说：“睡吧！开完会，我马上回来。”

林春发出门后，一阵刺骨的寒风夹杂着雪花扑面而来，他站在门外，犹豫起来。这一刻，他觉得实在对不起老婆，也第一次开始讨厌起这个任情任性的女人来。但转念一想，既然已经出来了，现在回去，反到弄巧成拙，不能自圆其说，再加上她毕竟是自己迷恋的女人，实在难以割舍。于是坐的士朝红玫瑰酒店赶。

林春发出门后，王继红已流泪了，鬼知道他是去局里还是去会那个“陌生人”。男人嘛，喜新厌旧，他们都是“只见新人笑，哪管旧人哭”的主儿。

王继红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，条件优越，而林春发家在农村，姊妹多，家徒四壁。林春发是参军后在部队提的干，继红在家人亲戚朋友一致反对的情况下，毅然和父母断绝关系跟林春发结了婚，林春发曾发誓，永远对她好。林春发没当官那几年，

也确实对她不错，夫妻共同干家务，知热知冷，对她甚是关心。这些年来，她一心扑在这个家上，全心支持丈夫的事业，可如今落了个“竹篮打水一场空”。早知现在，何必当初。

王继红又一次流泪了。

至此，她已确信丈夫对她不忠，但只是眼不见为净罢了。

王硒拿着调令走进A市城建局大院。映入眼帘的是三三两两的、衣冠楚楚、气宇轩昂的人，提着或夹着公文包，出出进进，一幅秩序井然的样子。

王硒上了三楼，迎面碰见一中年男子。王硒说：“请问，哪位是林处长？”

“我就是，你是……”他打量着眼前这个留着短发，小巧玲珑，具有“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”之美的陌生女子。

“林处长，您好，我是新调来的，叫王硒，今后还请多关照！”王硒自我介绍说。

“噢，听说了，欢迎！欢迎！”林处长伸出手和王硒轻轻地握了一下。这是场面上的一种礼节，没有多少感情含量。

王硒这才仔细打量，此人身材魁梧、方脸宽额、浓眉大眼，一看就是在场面上春风得意的人，脸上洋溢着成功男人的那份自信和坚韧。

这时，一个戴眼镜文质彬彬的男子走过来。

林处长朗声道：“文玉，这是新调我们处的王硒同志，请你把她介绍给咱处的其他同志，也让她熟悉一下工作环境。”

“小王，这是咱们处的文副处长。”林处长说。

“你好！”文玉伸出了手，一脸严肃地说。王硒惊讶地张开嘴“啊”了半个音符又咽了回去，迟疑了一瞬，伸出了手，轻轻地握了一下手。

综合处的办公室共有两间，一间是正副处长的办公室，另

一间是一般干部的办公室。文玉把王硒介绍给大家之后，王硒怯怯地说：“我原来在化工研究所工作，想必和机关的工作有些不同，今后还仰仗同志们多多帮助……”

王硒不善应酬，说着早已准备好的话，但说得很不自然。也许是因为紧张，也许是房间里还生着暖气，她感到很热，额头上已沁出了细细的汗珠。

这一切都没有逃过于梅的眼睛，她立刻迎上来笑着说：“我们本是来自五湖四海，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，走到一起来了。能在一起共事，这是我们的缘分，互相帮助那是自然的事。”

于梅的话缓解了王硒紧张的情绪，王硒向她投去感激的目光。她的笑极富感染力，使面部的五官立刻生动起来，可谓是“一笑百媚生”。她长着一双妩媚多情的眼睛，气质雍容华贵，用“国色天香”四个字形容她，一点也不过分。

宋一平只是点头笑了笑，眼睛里闪着友善亲切的光亮。他看上去有50岁的样子，有点驼背，这使得他原本矮小的身材愈发显得矮小。

王硒问于梅：“我们平时工作忙不忙？”

于梅：“有时忙，有时不忙。”

王硒说：“综合处都干哪些工作呀？”

于梅：“比如政治工作啦、宣传工作啦、分鸡蛋分苹果啦……总之，城建局别的处室不大愿意干的工作，都归综合处。”

那天，王硒临走时，林处长说：“机关反正也不太忙，你办完有关调动手续后，再来上班也不迟。”

王硒说：“估计办完所有手续，一两天时间足够了。”

“今天是星期四，那你就下星期一来上班吧！”林春发说。

“行！那我先回去了，再见，林处长。”

当她走到城建局大门口时，听见有人叫她：“小硒，小硒，是小硒吗？”她回头一看，惊讶地说：“你是……？”

“我是崔小明，和你是小学同学。还记得吗？我姥姥家和你家是邻居，小时候咱们一块上学，一起逮蝈蝈、捉蛐蛐、过家家……”

“咳！想起来了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”

“我在这儿上班呀？”

王硒笑着说：“世界怎么这么小啊，我们又要做同事了，我是来报到的。”

“那敢情好！”

“你在城建局做什么工作。”

“给马副局长开车。赶明儿用车时，找我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崔小明又说：“听我姥姥说，当初你爸给你起名字时，用化学元素硒(Se)，是因为它燃烧时，能发出耀眼而好看的火光。你爸希望你的人生辉煌，希望你在化学研究方面有所作为。你在化工研究所工作多好，调到这儿来干啥？你大概还不知道，好人，在这儿是很难站住脚的，尤其是女人……它像一个大染缸，久而久之，好人也会学坏的……”王硒笑了笑，不置可否。崔小明笑道：“不好意思，第一次见面，就跟你说这些。再见！”

“再见！”

王硒家租赁的十来个平米的房子里，陈放着一大一小两张床，一个写字台。晚上，夫妻俩躺在床上，薄薄的花布帘子那边，紧挨着儿子的小床。雷毅男把妻子揽进怀里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他想，夫妻长期分居两地，孤枕难眠，现在终于团聚了。王硒躺在丈夫温暖的怀抱中，这一刻，她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了。就算是不做什么，她也已经很满足了。对于那事，王硒总是很被动，这是她的性格。作为一个女人，她在完成了从女儿身变成妇人这一脱胎换骨的程序后，还保持着女儿的羞涩。

雷毅男看重的正是妻子这一点。夫妻俩在被窝里上演了一出哑剧。两人偷偷地抱在一起，他们用手说话，用脚说话。雷毅男手脚并用，上边，用手解妻子胸罩；下边，用脚趾头勾住妻子的内裤，急切褪下。当他迫不及待地上去时，她咬住他的耳朵说：“儿子真睡着了吗？他可是个小机灵鬼！”雷毅男：“嘘！别胡思乱想。”差不多是刚交流的一瞬，他就山崩水泻了。他咬住妻子的耳朵说：“来，宝贝，我要练舌功了。”

“不，这多不卫生啊！”

两人在被窝里打哑战，抗衡、僵持，雷毅男再次咬住妻的耳朵说：“你知道什么呀？那是男女阴阳结合的精华……人会长寿的。”他不由分说，强行……她感到飘飘欲仙，死去活来。爽快难忍处，她像蛇一样急促地扭动着身子，紧紧地咬住被角，不敢发出声音。这一刻，王磊着实体会到了人间之乐，此乐最乐！人间之爽，此爽最爽……

云残雨止后，雷毅男爱怜地搂着单纯而善良的妻子，夫妻俩相拥而眠。

这天，于梅外出办事，很早就回家了。一位眉清目秀，很有几分姿色的女人，坐在她家的客厅。只是头发显得有些凌乱。

当周长吉介绍说是他的好友王溪娃的爱人之后，那女人的表情有些赧颜。周长吉的神情也怪怪的，匆匆忙忙地打发人家走了。

于梅想，溪娃的爱人脸红害羞可以理解，大凡是农村和小地方来的没见过多少世面的人是会这样的；女人的头发凌乱，怕是走长路风吹的吧；只是长吉的行为有点反常，不合情理。既然是好朋友的妻子，又多年不见，大老远来了，应该留下吃顿饭再走才对呀，为什么匆匆忙忙打发人家走？好像长吉在极力地掩饰着什么。总之，有些蹊跷。